

三朝遠事實錄

王朝遠事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

韓

韓

壬戌七月王在晉題聲援朝鮮云毛文龍拒于朝鮮

而朝鮮力弱不能接濟矧堂堂中國無專靠朝鮮之體我如不盡力救援則文龍必難自立於朝鮮而朝鮮不納款于奴亦必轉折于奴是我弃一文龍而又弃一朝鮮也朝鮮于山海有首尾之形而於登萊有唇齒之勢萬一朝鮮不能存奴無所顧忌于東必狂逞以肆力于西以水師擊登津而以鐵騎攻山海彼兩路進攻我三面受敵奴之入犯必瞻前而顧後而

我之應敵輒顧此而遺彼臣久聞其造船而人或謂其怯水彼各島之人豈皆乘馬者如其果怯水也則以我之長攻彼之短焉知奴之懼舟不如我之懼馬耶福建官兵共三千一百五十員名福船六十五隻陸續到津舡隻具備兵精船足兵依于船萬無舍舟登陸之理亦萬無枉折入齊救援東兗之理津門且厭兵矣又萬無留守天津之理明旨招揭自應恪遵成命刻期渡海仍令津撫勒限開船不容少逗違者以軍法徑處其米豆布疋決非三萬金可以充數若待淮揚水兵到津再行續發恐淮兵無到津之

日即到而秋風已厲不能乘船破浪坐需以失機會
其誤事匪小此事爲朝廷之事萬一置文龍于枯
肆則必招虜馬于巖關天下無無價之米豆亦無無
價之布疋以三萬銀而買三萬之布疋又買三十萬
之米豆此真爲紙上之布粟而江東之兵可裁雲以
作衣飡風以充腹否恐十五萬金之請戶部必不
可裁亦不必舍已到之閩船而待未到之淮船也有
旨作速看議

尚書張鶴鳴奏奸細奉

聖旨毛文龍因拿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

前守寧

軍讒害毛文龍拿到劉一巘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巘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因將話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革職爲民王在晉題守寧前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王象乾委叅將周于才守中前所而于才病故遂委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向緣前屯一帶城垣未葺房屋多燬官軍日劄于城徃來哨探夜則伏草間歇宿

使賊不知將官所在彼時西虜紛紜不獨畏奴之掩襲亦畏虜之作反也。邇來虜部受款路徑已通哨馬時過寧遠奔馳不已。臣遂檄關外監軍道袁崇煥移駐中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周守廉左輔之軍然出關之兵需馬而馬甚稀需器而器甚少需銃鉋而銃鉋且盡需盔甲而盔甲全無急而辦之不得徐而俟之不可且寧前二城荆棘蒙茸瓦礫徧地空堦惟存鳥跡破屋但有寒灰欲重新整理費財費力何可勝言當全遼未陷尚設一副總五叅遊連營結寨兵馬如林矧破殘之後整頓重新設兵二萬八千人斷斷不

能少者關外之軍履險陷危每名月給銀二兩向來
已有成例馬步相兼臣與總兵江應詔議調關外須
用買馬二萬匹計一年所費糧料銀兩不啻一百四
十餘萬而甲仗銃砲之需不載焉爲朝廷復此二
百里之疆土計費不貲必先議餉而後議兵先議兵
而後議守此收復寧前之大概也或曰曷不分在關
之兵又議增兵乎關上兵雖幾及六萬有襍役有公
差有馱夫有車夫有局匠有薪水食兵之餉而實非
兵也水兵守水山兵守山哨兵巡哨以三十六里之
邊城設守兵設游兵設援兵設銃砲火藥之兵設傳

烽瞭哨之兵臣猶以爲少也。繇前屯而寧遠則去關漸遠去廣寧漸近。兵必用壯馬必用多。總可抵敵。增兵易而增餉難。此事在廟廊從來計畫。非臣之所敢擅矣。

王在晉題救遼民疏。臣惟山海一關。習逃之卒。心如不旋之舟。狂逞之兵。氣似不羈之馬。情竄之法。令玩愒之人。情懵懵如不醒之夢。而臣一一挽圖。整頓無規矩而求方圓。即未竟其成。亦稍引其緒。獨是處遼人一節。迄今未有成畫。隨衆蚩蚩。日夜圖維。終無善處之法。臣有不能自諱者。慨空言無以市恩。而苛法

難于調衆也。蓋遼地甚腴，遼人甚富，故其生齒甚繁。至今地穴有發，不盡之糧爲西夷所搬運，故不能耐貧耐勞，受寒受餒。今一朝而諸苦集矣。失巢之燕，繞梁無食之鳥，攫肉。臣慮其必生變也，乃請賑于朝。發金各郡於安插之中，寓分散之意。此臣處遼人之法也。欽奉聖旨：遼民屢有旨賑卹，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行查覈，務沾實惠，不得破冒。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卽刊示曉諭，令其就賑，無何將銀十萬交付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仍會臣通融行夫安插賑卹，原非二事。屯田所以安插也，微獨廷臣言之。

臣亦條議及之。但屯田必築舍製器買犢播穀分土而稼穡計畝而收穫。此爲終歲之計。而遼人不能爲終日之計。百里而外。婦女老稚卽不能行。欲其挈挈而往。挈挈而耕。恐田穀未成。而種田之人先填溝壑矣。且各處疾遼人如仇。驅之惟恐不遠。今見無銀賑濟。遂叢聚于關。自永平以至山海。不啻二三十萬。衛官向臣索俸。師生向臣索廩。飢民向臣索食。曰有賑金十萬在也。而臣無以應之。則詞窮。日來西路一通。遼民之在虜營者。奔歸無算。西虜送還華人。例給賞。我非以得遼人爲幸。而虜得以送還人爲功。歸一人

增一夾襍奸人之慮無髮可辨其爲回鄉人口乃貴英猱暈大等營不削遼人之髮歸而混于華人奸良無以別矣。凡遼人歸臣一一細審遞解遠方置之近則喜發之遠則懟。若姑置之關門則地無所容而禍且不測。間有老幼不能行路匍匐歸來而遠斃之則有所不忍。遠之不可近之不可而臣之術窮。關門兵馬雲集遼人又構廬茨舍填塞其間或賣奸造酒以聊生或打草砍柴以度命兼之西夷互市糧米頗多故遼人樂居于關而遠方不能安。遼人益動其赴關之念。從之者如歸市也。日來蠅聚蟻集驅之不去。昔

贊畫何棟如有遼人三日不徙盡行殺僇之令幾至
激變乃化爲繞指樹旂立幟以招遼兵而遼兵之在
各營者遂深根固蒂而不可拔臣不得已乃有另立
遼兵營之說遼人之難處如此邇緣胡越一家音聞
得達或父母在虜營而呼子弟以取贖或妻子在遼
地而思挈衆以同奔衣食難周既萌偷生之想故鄉
入夢輒懷臣虜之思既防外來之虜諜又防內逸之
奸民招之不可絕之不可而臣之術又窮蓋天下惟
恩威二字而今則恩無可結威無可施爲政惟寬猛
兩端而至於寬則養奸猛則生變臣之所以待遼人

者真窮于法矣。彼東省之民有室家廬墓有父母妻子然一夫作難萬姓如狂矧此無食無衣之衆思歸思叛之民不蚤計而預圖之有不釀成異患者哉然其所最難處者則又在于十三站大山等處之民矣據通判吳士科審錦州人劉登科供稱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有軍民數千在山奴酋攻剋數次未下大小凌河各屯庄削髮難民數千不肯順虜又錦州生員趙啓祿等寄稟于回鄉人內云義州戚家堡錦州城南雙堡十官兒屯等處共有遼民數萬又據十三山大山避虜民人陳天成等寄稟云大山等處還有

男婦老幼二萬間山一帶還有許多人民求救又據
哨探把總王守志等帶回遼民千總宋景陽遼人聶
友功到臣審供李永芳于五月間到廣寧帶佟有貞
攻大山山坡下殺五六百人山頂飛石打下賊不能
上婦女見我哨丁而哭乃奴騎遙望卽往廣寧飛報
矣右屯添一將乃鹽夫頭劉三兒河東之賊調過河
西河西之民趕過河東走回人說聞關上練兵嚴謹
未敢來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潛偷下山至海邊渡
上覺華島嬰孩都害死問其何以害死曰恐兒啼賊
來追趕也臣聞而惡之遼人之人理滅矣又問其何

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即下須得官兵拒虜方可策應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圍接引非得數萬人不可關門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輕發山上之民其爲釜中之魚矣。究而言之山頭之百姓。本朝之赤子也。赤子顛連我不得不救。又遼左之義士也。義士效死我不得不救。日來屢揭請救其勢急其聲哀我不得不救。不化而爲鬼。卽化而爲賊矣。不驅之以入奴。卽驅之以入虜矣。此數萬人者。卽將來叩關之勁敵也。不以義收之。而以忍弃之。恐從此益失遼人之心。而益堅其從賊之願。然其收之也可復令其入關乎。二百八十

萬人且無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數萬人于衽席也
無地可容其患一在關遼人窘而乏食可令嗷嗷枵
腹之民方以類聚乎無食可養其患二關門正憂奸
細今率衆來歸奸宄混雜其患三虎狼倦怠而我以
兵先之挑之使來激之使鬪其患四臣念全遼陷沒
而山頭尚有效死之民初欲存有虞之一旅布德以
兆其謀借田橫之五百聲義以聞于衆以爲奴之外
懼而今不可存矣遼民之不可存也身無甲冑坐無
鞍馬不可爲兵左手挈妻右手挈子不能遠遯立而
視其死爲不仁彼不忘漢而我忘之爲不義然岌岌